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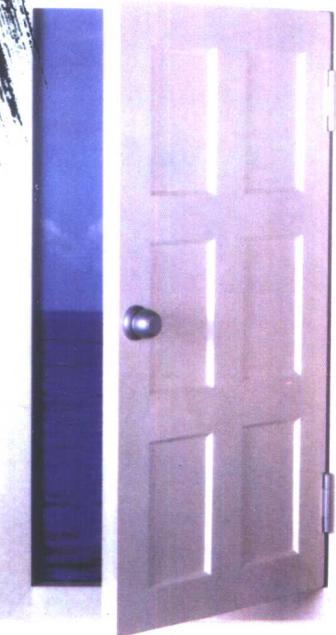
陈

Chen R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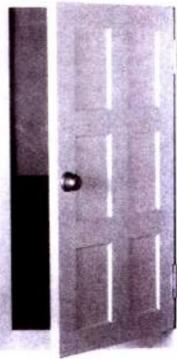
染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 · 国方阵

凡士墙都是门



几墙都是门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

陈染
Chen Ra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凡墙都是门/陈染著. -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9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白烨主编)

ISBN 7-5059-3902-5

I. 凡… II. 陈…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③散文－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58573 号

书名	凡墙都是门
作者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 陈 染
出版者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址	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杨小葵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刷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240 千字
印张	12.375
插页	4 页
版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书号	ISBN7-5059-3902-5/I·3017
定价	21.00 元

作者简介

陈染，女，1962年生于北京。幼年学习音乐，18岁时兴趣转向文学。23岁大学毕业，曾在北京某大学做过中文系教师，后调入作家出版社工作，现居北京。

陈染在1986年以小说《世纪病》在文坛脱颖而出，而后又连续发表了《孤独旅程》、《纸片儿》等作品。90年代后，她以《与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等中短篇小说力作令文坛瞩目，被认为以隐蔽的内心、大胆的笔触，探索了现代人困窘的现实存在。1996年，她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问世，文学界普遍认为作品以飘移的独白、零碎的记忆和交错的时空，从一个侧面探悉了当代女性生命意识深层的微妙变化，并由此把她看作是“个人化写作”、“女性写作”的重要代表。2000年，她相继出版了日记体作品《声声断断》和谈话体作品《不可言说》，以女性文本的新的实验，再次引起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

陈染的作品主要有《陈染文集》(6卷本)、散文集《断片残简》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德、日文等在国外出版。





新的女性作家 新的文学景观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

白 烨

总 序

在当今中国文坛，女性作家写作愈来愈蔚为大观，越来越惹人眼目。文坛内外叫好又叫座的作品，多数出自于女性作家之手。即以近年来在文坛内外影响较大的作家作品来看，属于女性作家创作的，就有 50 年代人中张抗抗的《情爱画廊》、王安忆的《长恨歌》、铁凝的《大浴女》、池莉的《来来往往》、徐小斌的《羽蛇》、方方的《乌泥湖年谱》、林白的《玻璃虫》，60 年代人中陈染的《声声断断》和《不可言说》、皮皮的《比如女人》、虹影的《饥饿的女儿》、迟子建的《伪满洲国》、徐坤的《狗日的足球》，以及渐次走向成熟的 70 年代人中的卫慧、棉棉、周洁茹、魏薇、戴来等人的作品。她们颇富活力又专心致志，新作迭出又不断创新，创作彼此呼应，作品相互辉照，共同构筑了一道光耀文坛的女性文学的靓丽的风景。

凡墙都是门



线。

女性文学形成偌大的气候,造成如此的影响,这在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上还未曾有过。即便是与本世纪“五四”之后陡然崛起的现代女作家群相比,当代的女性写作,无论是作家的数量、创作的质量,抑或是风格的多样、作品的影响,都要大大超过世纪之初的现代时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女性文学写作已真正进入了它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

女性文学,当是指女性作家创作的带有女性意识和女性特点的文学作品。女性作家涉足创作,不管有意识无意识,自觉不自觉,都不可能不投入一定的主体色彩,因而也不可能不带有一定的女性意识和女性特点。从这个意义上说,女性意识的文学与女性书写的文学,并无本质上的差别。但女性文学在其发展进步的过程之中,确有内涵与外延上的不断演进与深化。即就总体风貌而言,当代时期的女性文学比之现代时期的女性文学,更多地走向女性本体与主体。在诸如女性身份的性别强调,女性自我的生命体验及女性本体的欲望表达等方面,当代女性写作比现代女性写作都表现得更为内在和显豁。

如在女性意识的认知与把握上,现代时期的女性作家借助于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塑造了无数个中国式的“娜拉”形象。她们在父权和夫权的双重挤压下,或难以觅得幸福或终于离家出走,其人生的契机与命运的转折,都在于能否和怎样迈出父家与夫家的两重“家门”。这里的“家门”,事实上也成为封建传统和男权文化



的象征。而在新一代女性作家的笔下,也有这样那样的有关“门”的意象描写,但那已不再是父辈与夫家的“家门”,而是象征女性自身欲望的开启与闭合以及个人命运的起承与转合的“玫瑰门”(铁凝的小说);是在渴求自由走向幽闭、希望沟通又需要遮蔽的矛盾冲突中无所适从的“凡墙都是门”(陈染的小说)。在这里,女性要冲破的,要走出的,不仅有外在的藩篱,更有内在的桎梏。这种由“外”向“内”的视点位移,使女性文学在新的基点上实现了女性意识与女性话语的革故鼎新。于是,在她们的笔下,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些在过去的作品中并不常见的女性形象:投身于爱情如同飞蛾扑火一般的“金谷巷的女儿儿”(王安忆的《荒山之恋》),以不变的生活方式在多变的都市社会中坚韧地活着的王琦瑶(王安忆的《长恨歌》),挣脱无爱的婚姻束缚毅然决然地爱其所爱的水虹(张抗抗的《情爱画廊》),因求爱向善屡屡受挫最终走向愤世和恶俗的司绮纹(铁凝的《玫瑰门》),在性爱的自我体验中陶醉又在欲望的自我放纵中迷失的多米(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因情场失恋和为人内向蜗守居室在孤独中暗自神伤的黛二小姐(陈染的《无处告别》)……这些绰约多姿又姚黄魏紫的女性形象,不仅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学的人物画廊,有力地更新着其中已有的女性形象,而且以对身心本相的立体透视和生存境况的内在揭示,使文学中的女性世界成为现实中的女性世界察往知来又钩玄提要的艺术缩影。

与这种题旨内蕴上的本色化相适应,新一代女性作家在艺术表现上也进而走向个人化。女作家与个人化似



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她们普遍摈弃宏大叙事，避绕重大题材，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的日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长于以小见大或旁敲侧击，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感觉，表达内在情性和抒发个人情感。总之，与男性写作明显有别的是，女作家不再纠结于“我们”的群体立场，而恣意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当然，女性写作的个性化因秉赋不同和志趣各异，多表现为一人一风貌，一作一精神。但总体来看，同一年代或相近年龄的作家又有着大致相近的倾向。比如，出生于 50 年代的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等人，面对女性描写对象，看到的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女性个人，常常用传记性的笔法描述个人经历，又由个人命运折射社会沧桑。在她们的笔下，女性个人的幸与不幸，无不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她们的女性小说，因人物常常与历史、社会纠结在一起，传记性的历史叙事的色彩相当明显。而在 50 年代后期的林白、60 年代的陈染等人那里，历史与社会已属无奈的现实存在，她们索性把这些因素略过不计，着意去探悉女性生命体验的自我确证、内在情绪的自我释发与自我调理。她们笔下的人物，每每与自我较劲不已，因而其作品带有私语性心理剖白的浓重意味。而 70 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对于所置身的环境氛围，不是天然认同，便是莫名抗拒，她们更为关心的是个人的愿望与欲望的实现与兑付。她们的作品中，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形成巨大的反差，她们更像是一群天然自在的“个人化”写作者。

如果用传统的眼光来看，女性文学似乎也缺少一些



东西,如对历史风云的切实关注,对社会纠葛的有力把握等等。但这种缺失又不无其合理性。如同那些反映“风云气”的作品缺乏“儿女情”一样,正所谓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而她们用个人触摸社会,由个别感知一般的女性化写作,在丰富文学表现、改变文坛风貌诸方面,其作用与贡献都显然无可替代。可以说,无论是相对成熟的50年代人、60年代人,还是尚在“成长”中的70年代人,当代女性写作都包孕了相当丰富的社会的与文学的内容,很值得人们高度关注和认真探究。

新一代女性作家活跃于世纪之交的文坛,是社会生活不断演进的结果,也是中国新女性自立与自强的明证。而女性作家们卓有成效的艺术探悉和硕果累累的创作实绩,其意义显然也远远超过了女性文学本身。它至少使女性文学不再只是文坛边缘的一种缀饰,而是总体文坛必不可少的重要构成,一如她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一样,真正擎起当代文坛的“半边天”。

《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在人才济济、群星闪烁的女作家群落,特别遴选出张抗抗、残雪、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林白、陈染、徐坤、迟子建。毫无疑问,这是当下中国文坛最具实力、最为活跃又最有影响的10位女性作家。选出她们10位,意在以个性突出又整体丰繁的文学组合,展示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实有风貌与最新水准。套用乒乓球比赛的术语来说,这10位中国女作家所组成的强力阵容,无论是单打比赛,双打比赛,还是团体比赛,都足以夸多斗靡般地摘金夺银。

10位女作家的作品集，均为作家本人按照统一要求自行编选。这些要求是：1. 以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主，精选中短篇小说代表作；2. 在小说之外，酌收部分散文随笔作品，以能体现作家的人生观和文学观者为主。书中附收有作家“主要作品集目录”、“评论辑要”及编者在作者提供的“小传”的基础上撰写的“关于作者与本书”，意在为读者提供有关作家作品的更多信息，以便人们更为深入而全面地了解作家和作品。

愿这套凝聚了作者、编者、出版者多方劳作和多人心血的“中日女作家新作大系·中国方阵”的10部作品集，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为读者诸君所喜爱。

2001.6.25



关于作者与本书

陈染，女，1962年生于北京。幼年学习音乐，18岁时兴趣转向文学。23岁大学毕业，曾在北京某大学做过中文系教师，后调入作家出版社工作，现居北京。

陈染在1986年以小说《世纪病》在文坛脱颖而出，尔后又连续发表了《孤独旅程》、《纸片儿》等作品。90年代之后，她以《往事干杯》、《无处告别》等中短篇小说力作，辄引文坛瞩目，被认为以隐蔽的内心、大胆的笔触，探索了现代人困窘的现实存在。1996年，她的长篇小说《私人生活》问世，文学界普遍认为作品以飘移的独白、零碎的记忆和交错的时空，从一个侧面探悉了当代女性生命意识深层的微妙变动，并由此把她看作是“个人化写作”、“女性写作”的重要代表。2000年，她相继出版了日记体作品《声声断断》和谈话体作品《不可言说》，以女性文体的新的

实验,再次引起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

陈染的作品主要有《陈染文集》(6卷本),散文集《断片残简》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德、日文等在国外出版。

本书收入陈染7篇小说,5篇散文。《与往事干杯》系成名作,《无处告别》为代表作,其余均属晚近期之力作。陈染小说的主要特点,是以散淡的眼光看取散漫的性情,以优雅的文笔抒写高雅的灵魂。这些在近期的小说创作中仍一如既往地坚守着,但人物渐近日常化,叙事更趋散文化,似也依稀可见。有心的读者不妨走进这部作品集,自己品品看。





目录

总序 / 1
关于作者与本书 / 1

小 说

与往事干杯 / 1
无处告别 / 85
凡墙都是门 / 148
另一只耳朵的敲击声 / 182
沙漏街的卜语 / 237
破开 / 287
残痕 / 323

散文

走过的路 / 345
感觉灰色 / 348
现实的力量 / 352
一种架势 / 356
一处新居如同一双新鞋 / 361
主要作品集目录 / 364
评论辑要 / 366

凡墙都是门



与往事干杯

生 命 钟

生命是一只漫长的钟。

我看到了夜的尽头，那是生命的尽头。

当我展开纸张，打算写一写那繁闹而孤独、绚丽而清寂的往昔的时候，我看不见自己首先是把这样几个字涂抹在纸页上：

写给乔琳的故事

然后，在右上角自己的名字上框了一个黑框。这才是我最初的本意。但后来我考虑到这篇文字有一天将公诸于世，便悄然把“写给乔琳的故事”划去，也打消了披露这段往昔的故事中所有真实姓名的念头，以免事后给乔琳还有那已经死去的、活着的旧情人们带来麻烦。纸页右上角我名字上的黑框也被我摘掉，等待后人去框吧。



有一天乔琳来了一封信，要我给她腹中尚未出生的小宝贝讲一个故事。她的信总是哀怨委婉，似水如绵，正像她本人一样。后来，她说，我近来的精神状态总使我想起“死于华年”。当这几个字涌入我的眼帘时，我看到了一幅美丽而忧伤至极的画。那么，就让我讲一个“死于华年”的故事吧。

请不要以为我已是个历尽沧桑、满头银发、步履蹒跚、额头上爬满岁月炎凉的龙钟老妇。虽然过多的忧虑的渴望使我身体看上去消瘦而疲弱，但我的确还很年轻，浑身上下从头到脚的每一小块肌肤都荡漾着青春；我的眼睛黑黑大大地盛满忧郁，但它们并不枯萎，它们仍然像夏日的阳光散发出焦灼而热烈的渴望。

在经过了长时间的奔波和追寻之后，我已身心疲惫，一切已大不如昨，衰竭正向我的心灵蔓延。这些天来，我真正开始了最与我本性合拍的生命节奏和状态——我几乎整日整日地仰卧在沙发里，房间里暖暖的，我的身体全部都伸展在温情的阳光中。这在一个冬日的午后或者黄昏应该是惬意无比的了。我的心境宁和，身边就放着茶杯，随时都可以浸润我发干的嘴唇。几页纸张零散地摊在我的大腿上，我不时地望一望窗外，凝思片刻，又收拢神思埋头纸上。

窗外，枯树们在冷风里摇荡，像一只只饥肠辘辘瘦骨嶙峋的乞丐伸展着枝杈朝向天空，仿佛向上天乞求一些温暖。看着它们，我多么感激把我包裹在温暖中的房间，在温暖中我可以自由呼吸、喝茶、写字、思想……就在刚才，我重又捧起来自澳洲的那些信，再一次领悟回味老巴



那东倒西歪然而却是一笔一画的中国字里所含的深情。一看那些信我便激动不已、忧伤不已，老半天老半天地沉浸在信中触及到的我们情感的事情上，总要从信里跳到由他而引发的更遥远的生活，以至于我无法完整地阅读，不得不放下信，胡思乱想半天。我的神思便遨游在城南那条曲曲弯弯的胡同尽头的童年废墟之上，遨游在那尼姑庵里误入歧途的情欲之中，遨游在埋葬了爱情的澳洲沃土上。静静地乱想一阵，我才重新收拢心神，专注在膝头的纸页之上。

我在想由我为主线的这个死于华年的真实故事。在这个我在此出生、在此长大、在此忧愁的城市里，此刻拥有乔琳的友谊使我深感安慰。

上帝知道，在我这并不很久的生命里拥有过多少男人，见过多少他们渴望做爱的情态。老实说，我的确结识过不少有头脑、思想深刻的男人。然而，我绝对做不来和一个只有思想而无漂亮躯壳的男人去亲密，我无法克服自己生理上的、视觉上的、心理上的种种障碍。可是，内容与外壳的兼具，是多么的难得。肉体的满足与灵魂的饥渴或者灵魂的满足与肉体的饥渴总是相伴而生。

在这种时候，美丽、忧郁同时又有头脑的乔琳的友谊，对我来说变得至关重要一点也不足为奇。我坚信自己不是个同性恋者，但我也坚信我对于她的信赖和需要不比对以往任何一个情人的肤浅多少。她已有家，而且一点也不缺乏男人的照料和关心。但我知道，在这个使人们的心灵孤独无助的世界上，在这个表面亲爱、繁闹、热情而内心深处却永远无所依傍的人群里，在这个当凛